

■巴山风物 ■渝水乡愁



人物名片

向朝善，1932年出生，重庆巫山人，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直属司令部警卫团4连1排1班班长。曾荣立三等功一次，荣获和平勋章及抗美援朝纪念章。1951年初，他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被分配至志愿军总部警卫团，与全团战士一起保护彭德怀和司令部的安全。1953年朝鲜停战，他奉命修建志愿军烈士陵园，为134名烈士修坟立碑，并主动申请留下守护陵园，直到1957年才回国。回到家乡后，他曾任巫山县大庙区武装部长等职，发扬军人优良作风，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



□赵迎昭

6月16日下午，巫山影剧院，“感动巫山”2022年度人物颁奖典礼正在举行。

“有请2020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向朝善为黄承艳颁奖！”听到主持人念出自己名字的刹那，向朝善迈着矫健步伐走上舞台，将鲜花和奖杯颁发给他一样扎根大山的黄承艳。

向朝善的夫人何孝菊用手机记录下这一刻，并发在社交平台上。一位网友看到后发出感慨：“都91岁的人了，走路挺挺的，不愧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人啊！”

颁奖完，向朝善向获奖者和观众挥手致意后，没作片刻停留，转身走下舞台。这位老人已习惯默默付出，习惯了没有闪光灯和掌声的日子，正如他在异国他乡为烈士守墓的那三年。

向朝善，抗美援朝老兵，做过彭德怀的警卫员，为毛岸英收过遗骸，曾在朝鲜为烈士守墓三年。7月27日是伟大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纪念前夕，我来到巫山，听向朝善讲述他在朝鲜为烈士守墓站岗的故事。



人物口述精彩视频 扫一扫 就看到

向朝善： 我在朝鲜守墓三年 替家属多看一眼烈士

悄悄参军

“过去蛮造孽，共产党来了才翻身”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向朝善和爱人何孝菊居住在巫山县净坛一路一栋临街居民楼内。平时，向朝善总是站在窗前，透过街对面两栋楼之间的夹缝，观望3公里外的巫山长江大桥。看着看着，他的脑海中不时闪现1951年初，他和战友们高唱《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跨过鸭绿江的场景。

那年，向朝善19岁。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是年10月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值此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党和政府以非凡气魄和胆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

抗美援朝的爱国热情迅速席卷小巫山。

“有一次赶场，我看到街上敲锣打鼓，到处贴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标语，热闹得很。”向朝善回忆道，此情此景，让他深受震撼，参军的念头油然而生。

向朝善说，他是雇农家庭出身，家中6个兄弟姐妹，没有土地，靠给地主做长工维生。新中国成立后，农民才翻身做了主人。

“过去蛮造孽，共产党来了才翻身。在旧社会，我们上无一片瓦，下无立身之地，不叫人，只能叫会说话的劳动工具。”说着说着，向朝善哼唱起儿时广为传唱的山歌：“一想我从前，种的老板田，白天黑夜都在干，活路做不完……”

他感慨道：“共产党来了，我们才有田种、有房住、有饭吃、有衣穿。人才像个人，都称为同志。”

怀揣保家卫国的强烈心愿，向朝善扯了谎，瞒着家人悄悄报名参军。

“到了奉节换军装时，家人才知道我偷偷跑了。”向朝善说，当兵不怕死，怕死不当兵。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时隔6年多，他才再度踏上故乡的土地。

异国守墓

“他们的父母怎么来朝鲜？我就为家属多看一眼烈士吧”

参军后，向朝善被分配至中国人民志愿军直属司令部警卫团，与全团战士一起保卫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司令部的安全。

“啥？不能上前线！”向朝善感到委屈，他找到接兵的人，慷慨激昂地说：“我是来打仗的，申请上前线！”可是，军令高于一切！

既来之，则安之。在部队，向朝善不怕苦不怕累，“上山打柴火，人家跑一趟我跑两趟，人家背一根我背两根。”站岗时，他如履薄冰，一丝不苟。凭着这股子干劲儿，向朝善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10月14日，他还立下三等功。

“入朝后工作一贯积极，埋头苦干，在完成各种任务中能起模范带头作用，并有一定的成绩。”立功证明书上写道。

作用，并有一定的成绩。”立功证明书上写道。

听我念出这句话，向朝善流露出孩童般的笑容：“我是受苦人出身，共产党来了才翻了身。部队首长对我蛮爱护，我感到蛮温暖，所以工作蛮积极。”

抗美援朝期间，向朝善目之所及都是断壁残垣，到处是炸弹坑，活下来的朝鲜老百姓在深沟里、树林边上搭铁棚过日子。

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1950年，毛岸英主动请求入朝参战。11月25日上午，美空军轰炸机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了几十个凝固汽油弹。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壮烈牺牲，年仅28岁。战时，按规定将毛岸英就地安葬。

毛泽东嫡孙毛新宇在《我的伯父毛岸英》一书中写道：“遗骨先葬在大榆洞，朝鲜停战后迁至松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松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平壤以东约100公里的平安南道松仓郡群山之中，包括毛岸英在内的134名志愿军烈士长眠于此。修建松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以及将毛岸英等烈士遗骨迁至此，正是由向朝善所在连负责。

在将毛岸英的遗骨迁至松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时，向朝善和其他战士都痛哭不止。尤其是看到墓碑后面的碑文“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年一代”时，向朝善更是哭得撕心裂肺。

“当时蛮悲痛、蛮心酸，怎么会不哭呢？毛主席带领着咱们解放全中国，还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危险的地方，为人民而牺牲。人都是有感情的。”说这话时，向朝善的眼眶湿了。

松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1954年动工，1957年正式落成。

“最难的就是挖井，一天最少挖8个小时，多的时候12个小时。”回忆起安葬烈士、修建陵园的经过，向朝善说，到了冬天，土地被冻得硬邦邦的，用铁锹挖不动就用钻钻，冰天雪地里，劳动不一会就满身大汗。

在安葬完所有烈士之后，向朝善向组织申请留下来为烈士们守墓，这一留就是3年。向朝善在朝鲜，埋在朝鲜，感觉蛮痛心。他们的父母怎么来朝鲜？我在这里为他们守墓，就当替家属多看一眼他们吧。”向朝善说。

守墓的3年，向朝善主要任务是站岗守护烈士英灵，无论寒风凛冽，还是暴雨如注，他的身姿都是一如既往地挺拔。

“在异国他乡站三年岗，寂寞吗？”“不寂寞，感到蛮好。他们是保家卫国牺牲的，为国家流的血。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哪有今天？”

回答我的问题时，91岁的向朝善不假思索，几乎是用沙哑的声音吼出这话，身体随之颤抖，差点从沙发上滑出来。

优良家风

“父亲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给我们很大影响”

转眼到了1957年。

当向朝善得知复员回国的消息时，他先是愣了一会，后偷偷跑到毛岸英墓前，痛哭不止。他舍不得毛岸英和牺牲在这里的战友，他舍不得这片他曾青春热血守护的山河。

2009年10月29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59周年和毛岸英牺牲59周年之际，向朝善和5名战友赴朝给烈士们扫墓祭奠。

在松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时年77岁的向朝善和战友们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他们几个抱作一团，哭得稀里哗啦。”回想起在媒体上看到丈夫在毛岸英墓前和战友痛哭的视频时，何孝菊的泪水夺眶而出。

在何孝菊眼中，向朝善是一个耿直、善良、勤快的人。复员后，向朝善在原巫山县大庙区做了22年武装部长。

由于当时交通不便，从家中走到大庙区下辖的红椿、大坪、大山等乡镇，少则三四个小时，多则五六个小时。他经常走进这些地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青年时期的向朝善和妻子、孩子们。



向朝善获得的立功证明书。



向朝善获得的和平勋章及抗美援朝纪念章。

为民排忧解难。上世纪80年代，向朝善患上声带癌。手术后，他还是没有停下为老百姓服务的脚步。

“外面再辛苦，他回到家还是看到啥子干啥子，割猪草、挖红薯、挑水样样都干。”何孝菊骄傲地说，丈夫虽然当了干部，但从没穿过别人一双鞋子，从没抽过别人一根烟。

优良家风，浸润子女心田。“父亲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给我们很大影响。”向朝善的二儿子向登亭是巫山县大庙初级中学历史教师。上世纪90年代初，向登亭曾有转到城市打拼的想法，可遭到了父亲的当头一棒。向朝善叮嘱他：“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要扎根山区，在平凡的岗位踏实工作，克己奉公。”

向军是向朝善的幼子，现在重庆市地质集团从事地质找矿、地质灾害等工作。18岁时，向军追随父亲脚步，赴成都参军，后又常年战斗在高原，为祖国的测绘事业一干就是12年。转业回渝后，向军随重庆市地矿局205地质队在高原地区进行勘探工作。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人迹罕至，气候条件、生存环境都十分恶劣。向军说，是父亲一直教育他勇挑重担，在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想着父亲三年如一日在异国他乡为毛岸英等烈士守墓的奉献精神，我们那点辛苦算得了什么！”在父亲奉献精神的感召与鼓舞下，向军几十年如一日，为祖国地质事业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向朝善长孙向挺也深受爷爷影响。“小时候，爷爷曾把他珍藏的毛主席像章送给我做生日礼物，这是他最珍视的物件。”向挺说，青年人也要把抗美援朝精神传承下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儿孙们的奋斗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恰如向朝善一样，在用实际行动为理想“站岗”。

是啊！“站岗”，已成为向朝善祖孙三代毕生的信仰……

望水翁

□唐富斌

夏天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期。

彼时的水稻正需要水的充盈和柔情，去完成分蘖拔节、拔节孕穗、抽穗开花、灌浆结实的使命。如此，庄户人家才会有底气去期待一个笑盈盈的秋天。

近段时间，我常去万盛金桥的青山，从林的绿水、黑山的白水溪、石林的溪源等乡村转悠。

蓝天白云下，那绿肥苗壮的高标准农田，堰渠里叮咚作响的流水，塘库中荡漾的涟漪，微型提水泵吐出的水花，以及那田间引水的农民大伯大哥，不断丰映着我眼前的图景。

天道酬勤，今年当是一个好年岁。我为之兴奋得赤脚走向窄窄的田埂，寻找着乡间的印痕。地气、水气、草木的清香氤氲起往事，随之让一幕幕远去但未褪色的稻田望水老翁的身影，从田野与云天的相遇处向我走来。

站在猫岩、摩天坡往下俯瞰，岚岚中的梯田一垄又一垄，层层叠叠。春天的田野，像一个个调色板，图画着斑斓的梦；夏天的田野，似一条条翠绿的绸缎，升腾起蓬勃的气象；秋天的田野，如金黄色的锦毯，挥手之间一展万顷；冬天的田野，则是瑞雪、冰凌镶嵌了边框的千层镜，在西山斜阳下折射出道道光束。

过去，这里的生产力相对落后。要让眼前这道看似赏心悦目的景致幻化成人们味蕾尖上的流香，保障稻田的日常灌溉水则成了重头的农事。这副担子就落在一个人身上。

老家的人管稻田看水的活计叫望水。望水谐音旺水，天然蕴含了对水、田土诗意般的憧憬。

我们这里的那位望水翁其实就是我的父亲，一个穿着麻履和破旧青布衣衫从旧社会走来的传统农人，土地是他骨髓里的命根子。自懂事起，他为稻田用水奔走的影像，就搁在了我的心坎上。

望水不是在田间、沟渠上逛逛而已，更没有在山坡采野花、听鸟语、捕捉蜻蜓的惬意。

记得久晴后的一个夏夜，山村桑拿的热气迟迟不散去，蚊虫一群群嗡嗡地罩着人飞，令人毛骨悚然；天上的云絮驱赶着星星，直至变成黑沉沉的棉被把天空盖得严严实实的；蛙声稀疏，天地开始静寂，风渐起。闪电、闷雷在远山宣示着一场暴雨即将来临。

“你们去看一下后檐沟通不通，不要让屋檐水、山水冲毁了泥巴墙。”望水翁与家人三言两语后，便身披蓑衣、头戴斗笠、手提锄头大步走出家门，隐没在了夜幕里。

那一夜，暴雨以积压已久的愤懑和力气，敲击老屋上的小青瓦和竹林、芭蕉叶。母亲怀着心事不停地翻身，我也几度惊醒。一家人都在担心，手上没有照明的望水翁在雨中的堰沟上摸黑行走，会不会有踩虚脚摔下悬崖的危险。

焦虑中天亮了，堂屋大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他携带着一身雨水、一身雾气，在杜鹃声中回到了家里。那一夜，他冒险到源头再度巡视清理引水堰，打开夜间的排水渠，将大水引进大河沟。稻田、稻禾安然了，说丰年的青蛙安然了，村庄也安然了。

打那以后，在望水中，我渐渐体味到了一个农人对土地那素朴深沉的爱。

在故土，稻田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大的叫月亮丘、独凳丘、沿山丘、链子丘、过水丘、弯丘；小的称向阳田、望天田、耙儿田、浸水田，等等。平时的望水翁，则念它们比思念孩子的时候多。水稻在望水翁的眼里成了性情之物，它们也有忧愁和快乐。

丰水期，处于背阴垮梯田里的稻禾病恹恹的不见长苗，通物性的望水翁似乎听到它们浅淡的呻吟。为此，便接二连三前往“伺候”“把脉”。在排除其他病害的可能后，他得出了是“冷水湾、烂泥田，太阳来得少，漫水过于凉寒”所致的症因。于是便从水下手，梳理田间沟渠以适度排放原水，使禾苗恢复了元气。有些时候，稻田并没有崩裂、垮塌，可仍然有短水现象，但只要望水翁弯腰、低头一探，便能知道是不速之客螃蟹举起铁夹铁铲来此打洞走了水。不仅如此，他还晓得天生一副柔媚腰姿的黄鳝也是钻洞偷水的隐形高手呢。

望水望的是收成，望的是好日子。因此，但凡与水稻等农作物有关的琐事，望水翁都不是旁观者。见稻禾里隐藏着稗草，他会悄无声息地将其根除；好的土粒滚撒出田土外，他会躬身用手捧着，衣服兜着将它请回原地。

为了那方水土，岁月将层层梯田雕刻成了望水老翁额头上道道的皱纹，太阳、汗水染就了他古铜色的肌肤，风雨佝偻了他的身子，秋草长成了他两鬓苍苍的胡须。

他的形象与油画作品《父亲》几乎如出一辙。画卷外，当他面对金色的田野里那一束束低头致意的稻穗时，脸上总是报以谦卑的微笑。

望水翁的微笑我珍藏了下来。我想，一位老农经过逝者如斯的长流水所淘洗、沉淀下来的东西，于我们今天的耕耘，是有所裨益的。



投稿邮箱: kjwtzx@163.com

二〇〇九年，向朝善在毛岸英烈士陵园



本版图片均由赵迎昭翻拍